

# 东西洋考

张燮 著

千秋文库  
商务印书馆发行

書叢本基學國

考 洋 西 東

著 變 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平  
祖  
記

# 東西洋考序

澄水國也。農賈雜半。走洋如適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產。閭左兒難聲切而慣譯通。罷憊畚而善風占。殊足異也。往歲商苦璫苦胥余條十三議上之。稍見蘇時詣予引覈間進而問徼外風土諸鍾種異。因介司餉金陵王君謀曰。是不可以無紀。並郡誌所逸也。於是孝廉張紹和父博物善屬辭。延之參咨搜稽。閱月二洋考成。受梓予讀而驟然曰。異哉。吾儒之一耳一目之足以盡海內乎。彼僅隔一帶水。華風夷運。遞閱因陳。不啻陰陽寒暑之代乎。其前矣。要以茫茫堪輿。恢恢函蓋。我雖不得文教一之。其指南所至。風檣所屯。西產多珍。東產多鑛。今觀其各區宇者。部領酋護。莫非率也。甓城柳屋。莫非式也。寶帶錦帳。莫非容也。竹翬筒吸。莫非餉也。擊鉦踏曲。莫非節也。灼骨噬指。莫非盟也。吹蠡飲血。莫非武也。則其異異同同者也。獨至嗜殺敢死。枕戈佩盾。朝君暮虜。東奔西掠。不親親而親釋。不問醫而問巫。則諸番類然。寧獨天性亦漸靡使之耳。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交南諸國。非秦漢以及國朝所列冠帶也乎。史稱任延等出守化行俗易矣。藉非阻距關河。盡臣服之。寧梗化外。而勢不行也。固天所以格夷而令窮於華也。乃我土之民。自倭禁外。亹亹然梯航以導之。幣質以要之。昵之如嬰孩。收之如几席。上以佐帑需下。以廣生遂。波斯之藏吐耀。紫貝之玩充物。非天以夷賜華。而不窮於夷。其較著也耶。嗟嗟。朔方開而竟塞。九真郡而

旋罷無庸溯矣。居夷出閼，意念良深。余弗克得之星槎，而習之三老長年，按性習之異同，總百蠻之錯落，可市亦可釁者，夷耶、綢繆之奚，盡能生亦能殺者，海耶。疏濬之其奚道，誠得自今一秉於成，波不沸而市不挑。水國浸稱樂郊，獨澄利也乎哉？是編也，足以觀矣。而第曰續稗史之叢譚，資韻士之夢游，非考意也。然自非王君好事，張君博物，予何從以跼蹐瞻方外之跡，不更足夸異乎？遂次第以弁諸首。

告

萬歷丁巳嘉平月之廿日西昌蕭基書於李署水心堂

# 序

漢武聞枸醬而渡夜郎，思走馬而征西宛，算舟車，佐兵革，抽解之征繁興，海內罷敝。唐宋而後，自高駢鑿南海之石，而夷人來市於粵。自王審知招航海之商，而閩人泛粵以轉市於夷。殊俗從此雜處，雖來賓之屬國乎？而抱杞憂者，虞其習我內地也。我穆廟時除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列舶，輶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販兒視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視異域風景，如履戶外。視酋長戎王，如挹幕尉。海上安瀾，以舟爲田。兢兢挑釁，導引之禁。有如王赫斯怒，埽未靖之鯨鯢。及討不庭，而誅後至此。揮篙搴棹之衆，皆瀚海貔貅也。有漢之威遠，而師餉不內耗。有唐宋之通貨，而情形不外洩。然則澄之舶政，豈非經國阜財，固圉強邊之最便者哉？古設

外史氏，掌四方志。重譯獻琛之國，王者皆望祭其山川，混一弘規。固宜兼收夷夏，上下二十四代。戎夷叛服，瓦市沿革之變，史未嘗不特書。然未有倣郡國志，勒成一家言。闡洋溢聖化，被及遐徼者。余友紹和張君，淹貫史籍，沈酣學海，將收千古歸之筆端，豈於耳目覩記失之。爰次洋考，用補前人所未備。是役也，司餉夢所王公，詣孝廉之船，馳域外之觀，開采訪之局，垂不刊之典。職筦榷貨，而不僅僅簿書期會塞責。嘉與賢良方正，講求此道，良足多焉。考中形勝、風俗、物產、針經、水程，莫不稽之記乘，訂以長年。事具辭核，庶

幾無一字虛設。更彙藝文以明雕題鑿齒之區。法令所不及而文教迄之。洋洋乎上國之觀哉。嘗謂四夷產寶中土產文。登是書於東園西壁間。卽梯航所貢明珠大貝翠羽文犀。何多讓焉。余所爲掩卷而太息。望洋而興嗟者。始乎算緝。卒乎渴澤。始乎充軍實。卒乎輸內帑。功令所推求。中貴人所鑣削。卽幸不身填巨壑。然實憎於海鷀之吞舟。五方之賈。稍稍掉臂。不肯入澄。今虐璫已鋤。招集<sub>北</sub>某<sub>南</sub>矣。<sub>昔</sub>李勉掌廣州舶。明年夷貨增四五十柁。仁恕之所召也。讀司理如城肅公所條十三事。切時艱。中流弊。一本仁恕之意。是書成而肅規具在。執是說以求民瘼。衡官常固。泉貨盈縮之源。人倫得失之鑒也。豈特鋪張靈爽之廣被。聲教之四訖。跨軼前代而已哉。

月溪主人周起元拜撰

# 序

昔輶軒使者握繫懷鉛採四方之方言謠俗以備掌故然皆震旦以內事耳島嶼夐隔波臣聞之自非躬履其地未易辨悉卽履其地矣自非深心遠綜安能使萬方千門指畫無爽也余備員清漳謬司榷餉之役蓋漳海國也其民畢力汗邪不足供數口歲張舲艎赴遠夷爲外市而諸夷遂如漳客奧閒物云同寅如城蕭公署郡篆每與余蒿目相將圖維舶政聞進商民細詢其疾苦暇則粗及島外事時有新語霏霏不絕惜乎莫有善畫者莫能圖而又竊訝諸國羅峙漲海外大率盡此據舶人所稱引何以從來多未通中國乃先代貢夷由閩粵來朝者又何以賈舶不至者多意必傳呼之訛乃紀載闕然良以增慨誰爲合之又誰爲分之乎蕭公謂余曰子其圖之已稍稍聞前令陶君嘗禮聘孝廉張紹和載筆從事功未及竣時孝廉方滅景山棲□強出之俾竟斯局自秋杪至冬終凡四閱月考既成而鍥劂亦隨就余取而竟讀之始悟舶人所稱某港者卽古之某國譬之鴻飛天表楚以爲乙越以爲亮乃今而鴻常一矣且夫山河之臚列風土之畢敍與夫順逆之異情強弱之殊勢成敗之屢變豐嗇之遞更試一展卷洪纖不迷而又徐存榷政始末凡良有司之所造福中貴人之所煽殃華夷兼收鑒識悉備則斯考之大較也海上人爲余言中貴人時每歲橫索珍奇以獻闕下名爲方物商人坐此破產主上仁聖下尺一與商人獨貸撤中

貴還都爲漳除殘有司受事琅琅宣聖天子恩德明珠大貝悉聽賈人自有之無敢掠此進尙方今庶幾  
挾是編以報曰是職方之外紀主客之逸叢也而以供史氏他日之採無煩輶軒躬訊其地榷臣不敏藉  
以不尸素云耳

萬歷戊午人日金陵王起宗書於三事餘思軒

平江先生

# 東西洋考凡例

一島外諸國惟交趾、占城、暹羅、彭亨、呂宋、蘇祿、舶人所稱。尙沿故號。若下港之爲爪哇。東埔寨之爲真臘。大泥之爲渤泥。舊港之爲三佛齊。麻六甲之爲滿刺加。啞齊之爲蘇門答刺。思南港之爲蘇丹。邏悶之爲吉里地悶。文萊之爲婆羅。貓里務之爲合貓里。往往訛璞爲朴。認魯稱魚。是必質之方言。參之鄰壤。驗之謠俗。方物始能得其主名。用心良苦。今於屬掇。輒書古號。若標題某國。則仍依舶人給引之舊。使俗眼易于披閱。而里耳可以不驚也。

一占城之先爲林邑。在唐爲環王。暹羅之先爲赤土婆羅刹。後又爲暹與羅斛二國。爪哇之先爲闍婆。亦曰社婆。三佛齊之先爲干陀利。滿刺加之先爲哥羅富沙。蘇門答刺之先爲大食。卽宿學不能綜其變。而名其源。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尙誤稱占城前代不入中國。況豎儒哉。自非窮摵千卷。鮮不迷亂。余所稱引。俱本于先正所論。次而折衷之。非敢臆見妄爲牽合也。

一諸國前代之事。史籍倍詳。而明興以來爲略。卽國初之事。掌故粗備。而嘉隆以後爲尤略。每見近代作者。敘次外夷。於近事無可縷指。輒用此後朝貢不絕一語。唐塞譬之爲人作家傳。敘先代門閥甚都。至後來。結束殊蕭索。豈非缺陷。余每恨之。閒採于邸報所抄傳。與故老所誦述。下及估客舟人。亦多借資。庶見

大全要歸傳信。

一列國各立一傳。如史體。其後附載山川方物。如一統志體。以其爲船政而設。故交易終焉。一集中所載。皆賈舶所之。苦琉球、朝鮮。雖我天朝屬國。然賈人所未嘗往。亦不掇入。或曰日本、紅夷。何以特書。書其梗賈舶者也。

一司關者。其人強半見在。不便立傳。第賢者又不宜泯沒。聊于各名下爲誌數語。其有碑可採者。亦附載名下。以見繫思。倘碑出溢情。與本宦名實不相肖。則削不錄。

一紀稅璫者。何曰史不有宦者傳乎。閒一展卷。如久病暫蘇。追念呻吟。嘗藥之候。悲喜交集。乃國醫之功不可誣也。卽附逐璫疏于後。如譜良劑焉。

一舶人舊有航海針經。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爲稍譯而文之。其有故實可書者。爲鋪飾之。渠原載針路。每國各自爲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余爲鎔成一片。沿途直敘。中有迂路入某港者。則書從此分途。輒入某國。其後又從正路提頭直敘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庶幾尺幅具有全海。稍便披閱。若謂新豐之雞犬識路。穆滿之臺榭積蘇。則吾豈敢。

一藝文逸事。不載者尙多。無論擗剔所未及。卽余自能覩記者。亦僅行其一戀。聊待後人之補人。

張燮紹和識

# 東西洋考

主修姓氏

督餉別駕金陵王起宗校梓

署郡司李泰和蕭基訂正

龍邑令君荆溪吳奕參定

前澄令君檇李陶鎔咨訪

澄邑令君臨川傅櫬參閱

纂修姓氏

海濱逸史龍溪張燮撰次

東西洋考 主修姓氏

平江堂藏

# 東西洋考目錄

卷一

西洋列國考

交趾清華順化新州提夷

廣南

卷二

西洋列國考

占城暹羅六坤

卷三

西洋列國考

下港加爾巴東埔寨

大泥吉蘭丹

舊港占卑

卷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啞齊

彭亨柔佛

丁機宜

思吉港

文郎馬神

池闊

平江書屋

卷五

東洋列國考

東番考附

呂宋

大港  
磨老央

南旺

玳瑁

中邦

呂蓬

蘇祿

高樂

貓里務

樵老

沙

瑤

唎

哩

嘩

班隘

籠淡水

以寧

屋黨

朔霧

蘇祿

貓里務

樵老

美洛居

文萊

雞

千  
裡  
江  
河

卷六

外紀考

日本 紅毛番

卷七

稅餉考

水餉  
陸餉

督餉職官  
公署

卷八

舟師考

內港水程  
醒水忌

二洋針路  
定日惡風  
潮汐  
占驗

卷九

稅璫考

卷十

藝文考

卷十一

藝文考

卷十二

逸事考

平江府志

# 東西洋考卷一

明 龍溪張燮紹和著

## 西洋列國考

交趾  
新州

順化  
提夷  
廣南

一千九百零二年

交趾古南交也。秦爲象郡。漢滅南越置九郡。交趾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後。改交州。隋復爲交趾郡。唐置都護府。朱梁時曲承美據地輸款。授承美節鉞。已復并于南漢。其後州將爭立。所部雲擾。丁部領及子丁璉討平之。宋綏嶺表。璉內附。封交趾郡王。蓋於是淪爲夷矣。璉弟璿嗣爲其將黎桓。所篡貢使不絕。宋史曰：宋高宗使黎桓歸闕上。令條列形勢及事迹以聞。鑄具奏曰：去歲抵交州境。桓遣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尙新。自爲誼驛。至長州漸近本國。務爲誇詭。盡出舟師戰櫂。謂之水軍。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十。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以雜色衣乘船鼓噪。近城之山虛張旗幟。爲陳兵之象。俄而掩從桓至。屢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間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民上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恒質陋。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張筵出臨海汊。爲娛賓之遊。檳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噪歡躍。凡大宴會。與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衣帽。以真珠爲飾。或自歌勸酒。嘗令數十人扛大蛇。與數丈餌使館。曰若能食此。當治爲饌。以齒焉。又紅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銳殘忍。悉鯨吞小人。腹心閹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凡官兵器上。

事者擅居親近左右有小過殺之或鞭其背賓佐小不如意亦捶之點爲閻吏怒息乃復其位有塔其制樸陋桓一日請同登遊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然屢爲寇害漸失藩臣禮桓卒諸子爭立及廷龍嗣苛虐不道李公蘊逐之遂代爲王改元僭號大越數傳至吳昌無嗣爲其壇陳日焜所有宋史曰李氏有國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爲王世貢不絕顧時時遣將踐蹂其地高皇帝蕩平區宇王陳日焜率先內附遣學士張以寧封爲安南國王會日焜卒姪日焜嗣請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命封先王何得予若日焜乃請于朝遣編修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焜嗣王而賞以寧得使臣體未幾陳叔明篡立叔明死子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舊霞集曰叔明老弟端代視事端攻占城敗死兄弟季犛弑火立叔明子日焜旋爲季犛所弑改國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柟爲國王詐稱陳氏絕無後而柟其甥也請權國事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聞道憇于朝胡柟懼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巖以兵護之季犛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至芹站伏發殺天平及薛巖上大怒拜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副將軍新成侯張輔右副將軍發兵分道討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搶人妻女毋殺降有一雖功不宥成國公薨詔新成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蹣坡壘隘畱二關而入抵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煙燄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又破賊船於木九江嗣大破賊於鹹水關窮追季犛父子獲之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郡縣其地立交趾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

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輔爲英國公、辰、黔國公、餘爵賞有差。亡何，餘孽簡定作亂。英國爲大將率兵討擒之。踰年，陳季擴復叛。季擴，簡定從子也。輔復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英公下交南，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因畱鎮其地，而尚書黃福掌藩臬，有威惠。遐外以寧，尋召輔歸。以豐城侯李彬代鎮，福亦以久得代，中貴人馬騏、墨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彬不能制，所攻沒郡邑十數，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利益盛，前逼交州。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犄角平賊。升故嘗從征安南者，銳而輕敵，自以千騎爲前鋒。敗利兵，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槍死。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趾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策、利表言（前國王遺嗣嵩，在老撾，請嗣封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大學士臣士奇、臣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上曰：卿是遣少宗伯李琦、少司空羅汝敬等持璽書赦利，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更遣少宗伯章敞、納言徐琦冊爲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利死，子麟立。

利僭號紹平，僞諡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哀，求冊權署國事。正統丙辰，以少司馬李都納言蔡亨持節冊爲安南國王。麟復大寶，久之死。子濬嗣。麟號太宗文皇帝。請冊朝貢不絕。天順時，爲庶兄琮所弑，自立。僭號天興，大會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灝。僭號光順。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率兵